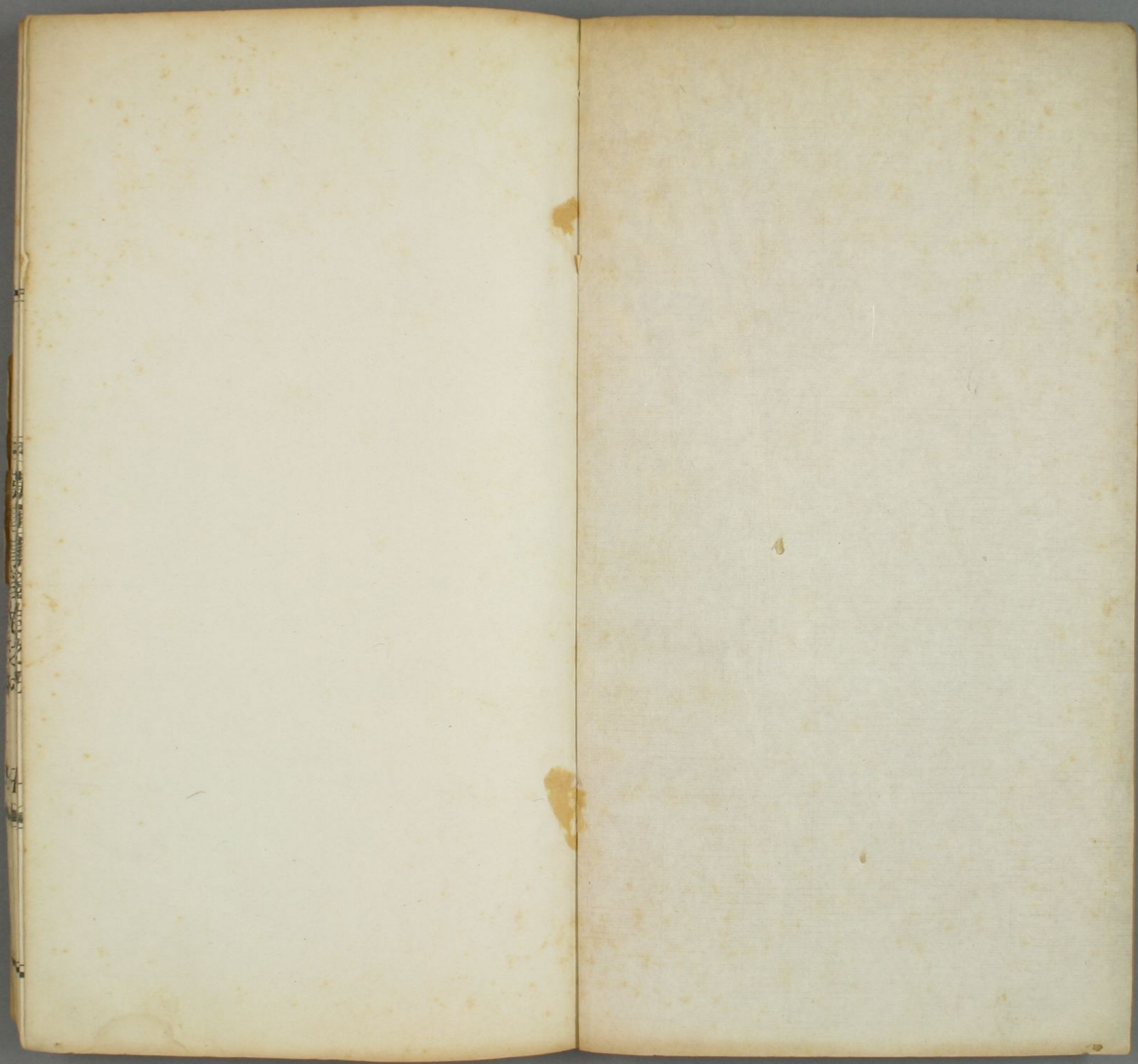




漢唐事笺

4邊  
581  
4止





東京書院藏書

門外  
卷

波  
40  
4

漢唐事箋後集卷五

所錄支  
有物耶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患復漢辟舉亦難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於吏部

通典牛宏為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置辟矣又注云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齊一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切歸於省司

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通典云又選舉志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人應格則以十月會於省云云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眾請四時注擬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為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

漢唐事箋後集卷五

唐

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

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

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以三

也凡選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

也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無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

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

員稽壅案牒叢滯吏緣為奸廢置無綱至有十年不

被調者缺員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

或累歲不補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裴光庭為侍

中復作循資格凡官罷免以若干選而禁則有差

此其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

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

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試觀其書判任

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

托縱橫偽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禕改造姓歷狀樣

仕者眾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

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

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

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猶不能禁大

餘多委積不可遣無足恠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

安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

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而關中號稱沃野

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

患五也又其泄官率以四考劉祥道請舉選六事五

且請自今四考進階入考聽選日今任官率四考罷官

遷限以歲數乃得集選

志凡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

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五品以上奏而別敘  
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凡納課品子取文武六品以  
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解  
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一等送吏部二留本司  
三等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已復試有視品國官  
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  
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

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重之操此  
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

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高宗時魏  
元同言周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漢制諸侯自置  
吏州郡掾吏之屬皆任牧守今選者猥多願少遵周  
漢之規以分吏部選帝不納又武后時薛謙光言三  
代選士詢鄉閭之譽漢世之士有自修於家然後府  
寺交辟方今舉人尤乖其本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又  
志云德宗時沈既濟言前代選目皆州府察舉至於

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此  
矯時懲弊之權非經國不判之典今吏部之法蹙矣  
請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而率不能行  
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而率不能行

蓋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猜  
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况又其後乎夫  
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  
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選  
除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  
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  
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  
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  
任法之患似過直云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道選舉六事云云

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銓簡即今文武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望有釐革既而

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

本傳唐興二監舉者至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固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

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每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

是唐科目取士下及雜色入流與服勤道業者比

之眾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

州縣曰鄉貢而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

當選者什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

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志先是進士試詩賦時務策

趙贊知貢舉上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

道太和八年復試詩賦罷進士箴論文宗時從內出

題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

所試差勝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

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有甲乙丙丁

二科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一下第進士惟一科而已其

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

十一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

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

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

寶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禮部以侍郎掌之注舉人

舊屬考功員外郎因李昂為舉人詞詆帝以員外郎

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侍郎掌之

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

之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者故有因權勢以相侵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以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年於是又有畏之禍不能解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暉是也韓文送齊暉下第云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是用連枉齊生生日我之學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將俟爾時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柳文與參元失火書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師之人蓋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

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口以公道之難名幸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而強之者以為得重賂幸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此然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武陵傳太和初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博士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摺笏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商隱傳令狐楚使與諸子游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鏞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鏞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宏農尉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托每類此亦何惡於托哉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眾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於宋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其故對曰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本傳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於時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

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

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

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

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去歲前五

凡為子弟議不可進某切惑之科第之設祖宗所以

選賢也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則國

朝自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

師德張柬之郭元震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

頌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

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尤有遺

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

開基所與共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靖難



開邊拓土亦皆武夫勲臣而儒者未聞其人故世謂文章之士異懷無能但能誦詠古今不足以臨國家大計由漢事言之固然也若以此為通論則未為愜蓋自三代之法壞漢興不能復古儒學散失未易收拾其所取與固應止此而其有所建立者雖功名之足尚亦覺累之不少由唐數公言之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皆聲名俱榮終始無缺安劉之功能為周勃而不為其少文立宣之節能為霍光而不為其無術杜牧書郝處俊為宰相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陛下之有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上官儀召元義助處俊廢武后張東之年八十為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魏知古為相廢太平公主謀佐元宗劉幽求與元宗徒步誅韋氏蘇氏父

子相武后酷吏中不失其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古人之風至是稍還以至於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世又益過之如慶歷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羞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人以是應之其效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濫而重儒術

昔漢世祿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於時王吉請除任子之令

本傳宣帝時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

漢書韓延壽之五

後集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魏晉以中正取人通典  
宜除任子之令明選求賢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右長史晉依  
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其實純  
以闕闕為尙若考之往古則世臣之選豈外是乎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  
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  
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  
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  
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  
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  
之分藩宿衛而後授之祿仕武德正觀之初其等有  
七人所共由也官志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

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番上者  
以名簿上於大將軍而配以職武德貞觀世重資蔭  
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封及國公子補勳  
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  
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  
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  
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  
內廡及城門給廩食擇少壯者容儀整美本衛印臂  
送殿中省肄習仗下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  
弟輒退番柱國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  
年給祿廩故三衛所謂親事帳內者文武三品以上  
亦賤人罕趨之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食貨志光宅元年文武職  
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歲納  
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三師三公開府儀同三司  
百三十人嗣王郡王百八人上柱國領二品以上職  
事九十五人領三品職事六十九人柱國領二品以  
上職事七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五人護軍領二  
品以上六十二人領三品職事三十六人二品以下  
又有白直執衣皆中男為之五品以上亦有執  
衣仗身後皆納課親事帳內亦納課如品子

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資納足而復試量文武授散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韓文公齋郎議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又官志齋郎百三十人供郊廟文役太廟九室室有長二人以主樽罍篚幕鎖鑰又有鬲洗二人郊壇有掌座二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皆禮部奏補凡室長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生更一番者戶部下獨符歲一中考諸署所擇者太常以十月中解禮部如貢舉法帖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祿受吏部注凡此名集散官否則番上如初六試而出授散官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廼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勲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魏元同

亦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勲官三衛不待辟舉非先德後言之義本傳永淳元年上疏云云臣聞在官者既凌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則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進德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甚非先德後言之義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怒典舉者達奚珣聞之大驚遂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既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詎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而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為盛正賴此爾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吉甫子少力學既冠卓犖

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廼言朝廷顯官  
 校書郎文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謂宜哉選舉志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日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樸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放子弟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敢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歧勉強隨計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者

漢唐事箋後集卷五

漢唐事箋後集卷六

唐 附通論周漢

口分世業

井田所統者近太宗欲通縣字難哉

自秦廢三代井田之法未二世而漢興去古未遠宜  
 可講復而卒不能其大儒如仲舒孔光之徒亦不敢  
 以一言及之第以限田名田之說以救時弊至王莽  
 一切規復古制奪富與貧而百姓失業至於巷哭莽傳  
 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一夫一婦田百畝前在大麓  
 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  
 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  
 田聖制者投諸四裔于是農商失業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其後荀悅講論其故以  
 為高祖光武之初土廣人稀宜可為而不為今欲為

制度張本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不得賣買

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民租且古者什一而稅以爲  
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  
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  
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於  
亡秦今不正其本而務租稅適以資富強也考武帝  
仲舒常言宜限人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田不  
過三十頃雖有制率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少矣且  
夫平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田廣人寡尚爲多也  
若欲廢之于寡立之于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  
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  
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  
悉備井田之制宜以口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  
不得賣買以瞻貧弱以防兼井且爲之立限人得耕  
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不異其致一也  
而仲長統崔實又爲徙民之說  
今遠州之民或相去數百里或數百十里雖多山澤  
汚池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明版籍  
以相較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防兼井云云  
崔實相帝時論世便宜數十條曰政論云云今當大

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七秦之俗遵先  
王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  
田之制若不然而則多要皆依倣古制而彌縫之其于  
爲累而已召拜議郎

井田之制未嘗以爲後世之可行也唯唐爲口分世  
業之法迺得古制大端攷其所由則基於後魏孝文

之世初因州郡之民年儉流移浸失本業數君之後  
始返舊墟尋其廬井假冒陵奪靡所不至于是李安

世言於孝文莫若因而均之  
多爲豪者所占奪今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  
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

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繼行  
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  
十畝限止四牛新受之田率倍之三年易之田再倍之  
以供耕種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者免身  
役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漢唐事錄卷之六 後集 五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常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後又立黨里鄉三長定民戶籍周隋仍踵其故太宗之興正如荀悅所謂高祖光武之時也而又因前人之規畫而為之經畧此宜其足以為一代之良制上追三代之盛而下培子孫千百年之基上注周民伯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野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四畝丁者四畝北齊給授之令仍依魏朝每歲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武成帝時京城四面三十里為公田其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隋文武令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多者百頃少者二十頃其丁男中然而行之未幾而壞男承業露田並遵後齊之制然而行之未幾而壞不旋踵其可惜也議者因是論其制之不合者以為

太宗惜此何其過謬哉昔者三代之世天子所以自治者甚狹而其所以治之者甚專王城之外二百里為鄉遂鄉遂之外為都鄙則以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為邦國則五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為之聯其鄰里比閭使之相受相保者鄉遂之民耳師族五家為比四閭為族使之相受相保以受邦職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歲時稽其人民而稼穡而已也其夫家之眾寡與其登耗之數皆可歲比鄉師以時稽其夫家眾寡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族師登其族之夫家閭胥數其閭之眾寡此鄉官也遂師以時數其眾庶鄩長以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鄙師以時數其眾庶鄩長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里宰比其眾庶鄩長以時校登其夫家邑之眾寡此遂官也其土田之廣狹肥磽所宜升降更易者皆可家數其閭閻細民皆得以登進于天

子之庭其鄉大夫所以臨治之者皆居相接而朝夕相與周旋者而其王朝大臣又皆世守其職見其國事如其家然若此則安有籍不時定升降失實之弊哉今唐為授田制盡使合古而其眾寡登耗進退之數不能不責於官吏鄉升之縣縣升之州州升之朝不能不取信於簿籍食貨志凡里有手實歲具民年與地澗狹為鄉帳鄉升于縣縣升於州州升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而外之官吏更易不常遠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如此而能無弊者非但能復漢人之所未復并迺為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按唐令受田每年十月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人對共給受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濶一步長二百四

十步為畝百步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一歲為丁六十歲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以上者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餘授有差永業之田植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注凡脫戶者有禁浮浪者有禁食民田收授縣令給之志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開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諸縣皆有禁田過限者有禁志凡民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武德初文武官給祿皆以歲給外官則否一品有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五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品八品二頃五品九品一頃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並有職分田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散官隨品高下各有職分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田襲爵者不別給流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私迺收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貞觀十一年以職田浸漁百姓者官司應田授而不授應課農桑而詔給逃還貧戶

不課者有禁志貞觀中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此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其文非不美也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然而古人之行之於二百里之間者今取而行之萬里之遠其弊也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見後租庸調注亦無惑焉爾大抵古人創法要使後有辟王而行之如一日者其制定其事易也今唐復漢人之所不能復而為三代之所不能為則是安能而論者迺於其制度之未議其一二不合者以為壞端此之謂不知本

寬狹鄉

雖優寬鄉而啟其賣鬻是非

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一也地之有廣狹人之有衆寡以彼較此不能均齊如一古何以異於後世哉至唐

授田乃為寬狹鄉之制古人所不論何哉古者受民之田田以畝計而有間民者豈非餘夫之外亦有不給者耶民以口計而得有加田者豈非土廣人稀常有餘地耶大率附都邑之民常多遠都邑之民常少

古今一也故六遂之民可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

所以優遠也

遂人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亦以優遠而已必優遠者遠民稀近民稠此其寬狹鄉之喻也然而古人處此而易為力者孟子不過欲行於五十里之滕周人不過致力於鄉遂二百里之內而止故曰易也自漢以來天子之所



自治者既廣而戰伐相侵虛實不常而漢無他經制  
顧常有徒民之擾今唐為授田之制則宜於此致詳  
焉故唐之法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不  
給食貨志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  
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  
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所以優寬鄉也徒鄉者得  
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賣世業而自狹徒寬者得併賣口分志凡庶人徒鄉  
得賣世業田自狹鄉徒亦以優寬鄉也四方降戶與  
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  
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寬鄉志四方降戶附於寬  
婢縱為良狹鄉不許耕占過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  
者附寬鄉優寬鄉也此其恩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  
則他日之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不知鬻之

害而固啟之耶為其相調相保之法與夫奇袤游惰  
之禁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黨為州使之  
相調相賑比長掌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表則相及  
也通作周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  
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無鬻要知封建不  
立畿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以天下之廣而欲  
制纖悉之末於廟堂之上雖堯舜不能則其制度之  
失君子無泛議於其末而移咎於其後

租庸調上 通論周漢唐稅賦

周家有夫稅有家稅夫稅者田畝之稅家稅者車徒  
徭役之所自出也蓋司馬法百井之成司馬法云六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分去一為周禮六十  
三為井井十為通十為成

四井之甸甸主於田而夫稅出焉成通於家而家稅

在焉司馬法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

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車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夫夫

稅者漢所謂稅而家稅者漢所謂賦也稅給郊社宗

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然則二者

之分其猶古意哉然漢租十五取一或三十而一賦

有二有口賦有更賦口賦人百二十為一算更賦者

正卒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行者月

為錢二千日為錢百見漢租賦注王莽以為漢租雖輕而

賦為重困莽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成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

三十稅一實也其言亦不為無據也雖唐為租庸調之

法亦有所取焉租出於田田百畝為粟二石志凡授田者丁

歲輸粟二斛斛謂之租調出於家為絹二疋綿三兩綾絁二

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志歲輸絹二疋云云非蠶庸

出於身為役歲二十日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志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

役不過五日大率唐所謂租猶周漢之夫稅其所謂庸

調猶漢之賦而周之家租歟雖其輕重之端或彼或

此之不同要亦不出夫家二端通而言之亦不甚相

遠也蓋漢算輕更重唐庸輕而調重而其為租則漢

唐視周皆為輕不及什二也夫民之有常產以受田

為本故聖人制法取以什一而謂之中正漢與唐輕租而重賦漢租二十而一唐百二焉豈不過輕哉而漢賦以錢唐庸調以布帛變而為兩稅迺始以錢而百姓弊苦楊炎傳德宗時以炎為相言於帝曰先朝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邊戍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開邊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課免於上賦增于下是以天下蕩為浮人鄉居地著百不四五炎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帝善之使喻中外議者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陸宣公以為錢賦非古也食貨志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二曰先王定賦以布麻繪纈百穀勉人功也又懼夫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

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家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効筭繒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云云此供多人抑嘗考其故計口率錢實自漢始良由其時以錢為俸故不得以錢為賦夫王莽始以為非而用周官夫布之說漢食貨志莽詔周官稅凡民城郭中不樹蔬者為不毛出三夫布浮游三夫之稅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若冗作縣官則賦之用布帛寧不開端於是迺知法有便民亦未可以人廢也夫唐未嘗不以錢為俸食貨志太宗十八年給脚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飲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一品月八千食料一千八而不以錢為賦是以有任子納課納資之目有令使捉錢之弊正觀十五年復

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言復古於後世求其純遂良上疏論之太宗遂罷而不雜豈不難哉

租庸調下 太宗賦輕于古而役重正可相權

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三征者即唐之所謂租庸調也租以粟調以布帛庸以役豈非所謂用其三者乎由孟子言之不祥孰甚焉而唐以為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之收平歲出米五十餘斛食貨志田以肥瘠高下豐耗為

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 五十餘斛之米約當粟百二十石而租

粟止於二石是一百二十而一也而為庸為調又視

田之登耗為之蠲免食貨志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

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穫早晚為差調庸輸以此其厚於民三代之所不如也然則太宗所為取

於民合是三者而其輕不及什一有十數倍之損豈

孟子所謂猶道耶告子然則執孟子之說以議唐制

亦有過輕之論而已矣唐人稱租庸調之便如陸贄

詳於奏議宣公奏議六條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

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自更兩稅耗竭編民日月滋甚其二曰國家著令歲出穀云云見上注 如杜甫白居易形容於

歌詠者不少

杜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象室

云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值  
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白國家定兩稅本意在優人  
厥初防其濫明救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  
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役以求寵歛索無冬春  
織絹未成正線絲未滿斤里正迫我納不許暫逡巡  
云云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  
塵獨李翱平賦書其說乃不然謂百畝之田取粟千

石其田間植以桑為畝百可為桑五十功取帛五疋

然則百畝之收粟加其十之八帛加其五之三謂是

合於古者什一之制

翱序云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  
商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率復  
翱是以取可行當世者為平賦書而升  
一之法存焉庶幾有能行之者云云翱之說于古

為合於時為輕於太宗為重豈其傷時重歛以為正

觀之法不可驟復姑從中而為之制耶抑其意於太

宗自有不合猶孟子所謂輕於什一而不足取耶夫

太宗之法於田制為近古而厚於民豈其可非者耶

且夫言稅法於漢唐之後豈宜以輕為譏哉何者彼

其所以取之有在田賦之外者漢以更賦為民病則

輕租未足以償之爾唐之力役歲以二十日為率是

七倍於古矣

周禮先王用民歲  
不過三日餘見上其為法以丁身為本

按開元詔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

志  
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  
下為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名  
以避征成迺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  
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迹其故豈不由

丁口增多給田以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之歟唐

人之苦於力役又非一端當太宗時猶不能免焉周

漢唐事箋後集卷六  
疏言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弟至道  
路相望雖加恩詔而營繕不休有司徒行文書曾無  
實事本傳正觀十一年上疏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  
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者往  
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  
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  
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蓋是又奚啻七倍於古  
哉則其租輕也亦未足以償之而已嗚呼言稅法於  
漢唐而以孟子為準以輕為譏果不可也

漢唐事箋後集卷六

漢唐事箋後集卷七

唐

府兵上 始時優而榮後世勞而辱所以敗壞

唐制人授田百畝所謂府兵者歲不過免租稅二石  
調絹二疋綿三兩庸絹一疋有半而其服役於公家  
終歲不得息又備其弓矢器用馱馬鍋幕米麥之屬  
輸於官以待征發兵志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  
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鏤  
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胛馬  
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  
石大觿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  
備并其介冑兵器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出而給  
之其番上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二十為  
兵六十然則為兵者何樂乎是當其時蓋有願而不  
而免

漢唐事考卷之七  
十一  
可得者此何故也夫人必有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  
唐人所苦者征戍者爾而其樂夫府兵者何也按唐  
制三衛以月番上兵志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  
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  
若簡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  
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皆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  
也又按兵志元宗時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  
弟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隸軍志元  
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  
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分日  
更由此知唐世宿衛皆優選也正觀五年皇太子將  
冠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妨農  
事宜改用十月通鑑五年有司言皇太子當冠用二  
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

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日  
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  
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則當時之優恤府兵也如此夫良  
家子避征戍至於納資隸軍則其征伐之重常人之  
所困苦不言可知也為府兵之優而為宿衛之榮如  
此則當此之時其願趨之者固其宜也然當太宗時  
魏徵上疏已有正兵番上復別驅任之諫本傳十漸  
云正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扶老攜幼往來數年  
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  
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  
不遣正卒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礪屬於道遞子皆望  
於途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則太宗雖勤勤  
於撫恤而一人耳目有所不逮兵之隸役固已繁矣  
太宗時尚爾况其後乎先天之詔曰往者分建府衛

計戶克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八募六十一出軍多憚  
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上五十而免屢征鎮  
者十年免之則民不樂為兵久矣始時府人目番上  
宿衛者曰侍官侍衛天子其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  
奴京師人耻之至於相辱罵必曰侍官則宿衛之榮  
反以為辱矣朝廷之事拜徒如流而折衝將積歲不  
得遷士人又耻為之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而三  
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兵志自張說取京兆蒲同岐  
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  
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番明年更號驍騎  
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  
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為之故兵不願為兵  
將不願為將宿衛不願為宿衛而太宗之法盡廢夫

府兵之成難矣而壞如是其遽耶夫府兵法依於田  
制而太宗之為是制蓋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惟太宗  
能任之使太宗之後常有若太宗可保其勿壞矣

府兵下

觀府兵則知養兵重困并講其說

按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

五百焉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太宗既定大業列置諸  
將府隸衛所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足以敵兵志云凡天下十道  
關中之半此居重馭輕之志也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兵志諸府總  
曰折衝府凡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又按杜  
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有上中下三等

牧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文粹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

開十六衛將軍總二十員署守分部吏侍禁省正觀  
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四



十七以儲兵伍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三者  
 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  
 之說皆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  
 牧同其說當可據也凡府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  
 八百人為下兵志若但以中為率每府千人亦不止  
 四十萬則是下府為多也贊云關中五百廼其十道  
 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捉之  
 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  
 意不區區於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  
 餘萬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  
 八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萬三千六百  
 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  
 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

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  
 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  
 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粹文  
 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  
 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府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  
 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  
 下常兵不下百萬皆仰食於平民歲度有費率中戶  
 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  
 陛下之民力不足也正觀以還開元戶口最盛繁不  
 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以  
 五百萬給天下兵而又以給羣髡國家萬故陛下孰  
 與足哉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  
 安取况其數有不及者耶見戶口注王彥威言元和間兵  
 數凡八十餘萬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  
 率三戶資一兵本傳文宗時為戶部侍郎言至德迄  
 元和天下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八十

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  
 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八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  
 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送使之是為  
 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為供軍圖上之  
**不足也已居其五之二况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  
**得不俱貧耶所以鐵鹽和糴**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  
 隨月督課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  
 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徭役盜鬻  
 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  
 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  
 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羅商人未至則減價以  
 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戶羅商人未至則減價以  
 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始也鹽利居後緣邊數十州  
 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後緣邊數十州  
 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又正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  
 重兵者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羅  
**鑄錢括田**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  
 鑄錢括田皮紙皆以錢武德四年鑄開元錢廣德  
 間吐番迫近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及率戶  
 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

盡則受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  
 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曰青苗錢又青苗錢分二等上  
 一斗以上名地頭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  
 二斗以下名地頭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  
 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則不與  
**焉權利借商**志自朱滔王武俊田悅之叛用益不  
 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  
 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  
 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償之搜戶部侍郎趙贊判  
 峻急民有不能勝其寬長安中爲罷市**進奉獻助**  
 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絕節度使李錡皆  
 日進觀察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  
 徽射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代易時又有  
 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爲進奉代易時又有  
 宣州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而刑部員外郎裴  
 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而進奉道兩稅外權  
 罷之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  
 其後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有  
 賀禮及助賞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又志  
 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又志

莫唐事箋卷之七 後集 五

首云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壞而為  
兩稅至於鹽鐵轉運括田和羅鑄錢括苗權利借商  
進奉獻助無靡所不至其稍知國體者於是有減兵  
所不為矣  
之說屯田之說食貨志唐開軍府因隙地置營田天  
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  
十萬緡沂河舟溺甚眾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  
於豐州疏奏不報元和稱善廼以韓重華為振武京  
漕運絕和羅欺隱憲宗稱善廼以韓重華為振武京  
西營田和羅使起代北墾田三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  
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  
餘萬緡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靈武邢寧節度使畢  
誠亦募士開營田邢寧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  
百萬卒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府兵之  
法行縣官歲度八百萬之賦八皆不為兵費及府兵  
之法壞盡天下之戶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思太  
宗之初制而為之遠想切嘆也哉然嘗論太宗之法

惟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  
耕且戰食貨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以地良薄與  
歲頃畝州府之遠近上下取中熟為率歲以仲春籍來  
上兵部度便宜遣之而番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  
又當絕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按地理志  
關內道數蓋已遠  
及朔方邊陲之地况其餘隸他道者其隔遠又何如  
既繁且遠守之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  
其遠故敗吾法也必欲遠近一制莫若行之以易吳  
陸凱云先帝戰士不及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  
謂孫權時然也孫樵又云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  
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  
樵之言與凱相似非府兵舊法也夫以百畝之田致

一勝兵縱之三時閱之冬月它役不及唯以備倉卒  
田在則兵在不問其鬻與不鬻如此其可以久行乎

內外兵

唐興似周唐亡似漢內更省焉

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畧同成周之

制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周制兵藏於民萬二千

千五百家為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

眾隱於民伍之間六鄉六遂之數天下變鄉遂不足取之都

鄙都鄙不足廼取之邦國是其兵在內也啟征有扈

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

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

與三代同也惟唐制六百所而在關內殆半關內府

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地理京兆有府百三十此為得

若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

畧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

府兵內剗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

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

左右謂之禁軍兵志夫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是也南衙諸衛軍是也北衙禁兵是也初

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

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軍

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共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

以一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左右屯於元武門領以衛將

軍號飛騎善射者為之與南北軍又無以異

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兵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  
 變大者舉兵外向小者握兵專制乍撲乍興殆無寧  
 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兵志上元中以  
 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北衙軍使衛伯  
 為觀軍容使監其軍觀軍容使自此始定策國老  
 門生天子楊復恭傳李茂貞劾復恭自謂隋諸孫以  
 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從之景福元年遂擅與行  
 以子繼密守興元以茂貞為興元帥復恭誅茂貞上  
 復恭與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乃廢定此  
 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其不臣類此  
 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畧同與漢絕異其  
 變也與漢畧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  
 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  
 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

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通鑑靈帝六年帝  
 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中軍  
 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召四方猛將使並引  
 兵向京師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當誅  
 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  
 初靈帝拜卓為并州牧時卓為破敵將軍討先零卓  
 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  
 請收張讓以清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  
 詐太后詔讓以清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  
 忠等諸宦官皆殺之凡二千餘人讓等迫逐將軍與  
 陳留王出國門讓等投河而死卓聞帝在迎之遂  
 脅太后廢帝立陳留王協為帝卓進拜司空自被徵  
 命登台司凡三十九日獻帝即位袁紹曹操並引兵  
 起崔垂休召朱全忠至而唐亡通鑑昭紀上素  
 先日與上謀去之時朱全忠為宣武軍節度使允知  
 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近車  
 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三年崔允又奏宦  
 官盡害朝政王室衰亂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事  
 務盡為省事諸道監軍俱召還是不日全忠驅兵以除  
 絕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其出

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全忠遂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其  
 參內難皆以闔寺其速之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  
 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宋朝其制度不與三  
 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世者可攷焉八事筆談  
 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之使今宋節度之名職歸總管  
 司觀察使歸安撫司處置使歸經畧司其觀度觀察  
 兩按并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又蔡龍圖官  
 制舊典宋朝開國首革五季方鎮之患召諸鎮命於  
 京師大邸以留之分命功臣出守諸郡乃設知州通  
 判各當一郡以統諸縣逐州置營招兵大郡十數指  
 揮中郡六七小郡不下三五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  
 為額軍儲餉給志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餉  
 饋犒勞平時各得歡心一旦有警使之犯  
 難可忘其死此人知守貳為千里之主也

禁兵

宦者得兵權禍不可揀

漢唐制度不同而寵任宦官則同寵任宦官雖同而

所以任之亦異漢以宦官典中書之選是政權歸之

爾唐以宦官典禁衛之兵

宦官傳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

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  
 下遷政在宦官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才則  
 養以為子巨藩強鎮則爭出其門小人之情狡險無  
 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  
 於其昵英主禍生於忽元宗以遷崩憲敬以弒殞文  
 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哀哉

則軍權歸之矣政權歸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  
 兵權歸則變生肘腋而亂在宮禁故漢之亂易制唐  
 之亂難圖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使  
 人主一旦反悟則變亂為治反掌間爾故曰易制若  
 夫兵權在掌握雖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  
 至於長吁引恨而已文宗是也

通鑑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學士周墀賜

之酒因問朕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曰朕豈敢比堯舜之主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墀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故曰難圖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不復視朝

**品官黃衣廩食守門掃除使子孫常守是制又豈至**

**受制於家奴哉**宦者傳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

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閣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尚少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動四方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肅代庸弱倚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夫所謂禁軍者史謂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也北衙禁軍也然按

**漢南北軍制當其增盛數不過萬**東漢百官志光祿

人虎賁中郎將注虎賁千五百人羽林中郎將注羽林郎百二十八人安帝紀注羽林左騎八百人右騎九百人三署郎注無員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計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注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五百三十七北宮衛士四百七十七計一千零六十九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宮掖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二百二十四人蒼龍門八元武北屯各三十八人朱雀門二百三十四人東明門八元武北屯各三十八人總計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北軍五校尉所領騎士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六人中尉緹騎五百二十人總計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北約必無重兵既十二而門止領一校恐多不過千人  
**唐十六衛外統六百府其在京師者百三十少亦不下餘萬而奚不足以備南北軍之數哉且漢衛藩護南軍也金吾徼北軍也金十六衛有金吾將軍掌宮**

中之巡警官志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烽候迫路水

與御史是北軍已寓其間矣則以禁兵為北軍以列

諸衛豈太宗初制哉觀其始以義兵起太宗已定天

下悉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

號曰元從禁軍者本為立制非為制而置兵也其後

謂之左右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之曰北衛者皆非

太原之舊也兵志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

陞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初太宗擇善射百人為二

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曰千騎睿

宗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之平韋氏改為左右

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分日更上

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以左右羽林軍及飛騎缺取

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

掌之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

不足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

林總曰北衛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

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總號

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

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軍安劉氏朝廷置

南北衛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大抵唐之

金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議

諸衛本備南北軍制而其元從禁軍猶官制之有員

外置耳非為常制也自元宗西幸禁軍廢耗殆盡兵志

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而所謂神策

宗起靈武兵中不滿百後稍復調補

軍廼自外來志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



盛分爲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  
 比朝恩乃以觀軍容使宣尉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  
 使大歷四年乃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  
 隸神策軍明年又以與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  
 不能過朝恩得罪死以希遲代十數歲德宗即位以  
 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神將將兵  
 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內而多盜起數出禁軍征  
 使蒐補峻切豪富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與之官  
 五品神策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  
 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適當府兵再壞之餘足以  
 戢伏不敢出帝遂出奔  
 承其三變之數爾蓋府衛法壞變爲射騎射騎又壞  
 變爲禁兵跡所以重追尋古初廼謂衛兵爲南衙而  
 以禁軍爲北衙以備漢制既以中人主之故北衙之  
 勢常橫志自肅宗以後北軍增至威武長興等軍名  
 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內皆恃勢凌暴民  
 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

間苦之德宗幸梁還以神策軍有勞皆號興元元從  
 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  
 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  
 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  
 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唐賢無能爲謀  
 罪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爲之歛屈  
 者蕭復常爲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本傳復常言艱難  
 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官掖柳抗嘗因疏程元振  
 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  
 及之而不能本傳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  
 陛下以爲志力無一士奔命抗上疏曰自朝義之滅  
 成大禍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近習日升月展以  
 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  
 大臣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  
 赤臣族帝乃下如白居易李鄴但言不當位大帥居  
 詔削元振官爵如白居易李鄴但言不當位大帥居  
 易傳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  
 家制度每征伐專任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  
 全義討淮西賈良國佐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  
 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

營節度即承璫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  
 都統悉四方不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  
 自陛下始帝不聽又吐突承璫傳承宗承璫承璫為行  
 銳征討因請使以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為行  
 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  
 兵從之於是諫官李鄴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  
 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眾對延英謂  
 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從中於是更為招  
 討宣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敬宗裕傳  
 慰使不稍稍稍事決禁中宦官放恣大臣不得進見元  
 朝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帝頗  
 悟而不能有所其欲謀奪其權者廼皆小人也王叔  
 檢制人皆危之

**文崔昌遐是也**  
 王叔文傳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  
 聽三五日至翰林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  
 引其黨謀取神策軍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  
 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傳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  
 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怒曰吾屬必死  
 其手廼諭諸鎮毋以兵屬人希朝等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

夫以小人制小人不

幸而不集其禍小幸而遂焉禍未可量也要知宦官  
 得志人所難言而其付之以兵權也其初易圖人主  
 迷不自覺及其既覺又且熟視無如之何必與之俱  
 亡而後已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漢唐事箋後集卷七

漢唐事箋後集卷八

唐

邊防

防之不密其禍必至莫若假郡守權

天下有道遠人來格邊防之計三代無有也吾嘗學  
 詩矣以為是始於周宣之時蓋是時北有獫狁南有  
 荆楚東有淮徐宣王嘗遣將勵兵以次底定已而又  
 選其賢臣而為之鎮守故式是南邦則以申伯崧高詩  
 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烝民詩奄受北國則有韓侯韓奕詩  
 此皆元老大臣朝廷所倚重者而委之以外屏以  
 鎮三隅是其為謀甚重而且悉而驪山之禍乃更自  
 西作焉出王事夫四隅而防其三而其變也果出於不

備之方則天下之患其不可防也如此漢之世北  
敵為患特甚而武帝竭其力於西南邊與西域其勞  
費尤甚自是中外交衰而漢亦以耗匱若夫唐世邊  
境之患莫吐蕃若蓋嘗一陷長安而代宗為之出陝  
吐蕃傳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使李  
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  
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  
州降刺史高暉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  
渾黨項兵二十萬畧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  
匡西破之代宗幸陝子儀退商州高暉導之入長安  
立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冠皆  
南奔荆襄或連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塞  
此其不及周禍一間耳當太宗之初其為之防至矣  
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迺居其八地理志  
西四州中州都督府部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右  
臨洮瓜四州下都督府

節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節度三萬九百  
人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隴右節  
度備禁吐蕃統十軍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  
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  
統六軍屯益翼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  
人則其為西北之備豈不極至彼吐蕃雖強亦何能  
為哉未幾河北難非兵皆東徙由是吐蕃乘虛內侵  
不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地理志自祿山之  
合川環道等郡皆陷沒於吐蕃寶應元年又陷秦渭  
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正元三年吐蕃攻沙  
陀回紇北庭安西無援遂陷隴右州縣盡矣終唐之世受其侵侮而不能  
止此豈不知預為之防而忽至此哉其邊之計與周  
異而變難之作與周同是可嘆也已夫唐之郡守既  
已侵削無權而鎮兵他徙則敵人乘虛而東如涉無

人之境是亦何足怪哉吁唐之禍極矣內有宦官之  
悔外有方鎮之逼又其外有寇敵之擾蓋其自治之  
策既失而其制度又皆隳壞是以前代之禍或彼有  
此亡而唐備嘗之夫唐制度皆古遺制也及其壞而  
生變則曾二漢之不如今若一切為古制度張本自  
當封建始封建復如漢初郡守稍假以權亦可矣柳  
宗元之論曰漢無叛郡唐無叛州封建論自昔未有叛  
守而何必曰求削弱之又多為之制以致外寇而產  
內難哉

戶口

戶口之耗由戰傷隱匿之弊

自昔未有不以戶口之登耗為當世之盛衰惟唐初

戶口之盛反不如隋

唐地理志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  
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

司隸刺史相統治為戶八百九十七萬五千五百州六  
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

百七十一後百餘年迺得比之而終不如漢永寧之盛漢

永壽二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

漢地理志

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興至

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嘗論

其所以登耗之端不過有二一曰戰伐死傷二曰版

籍隱匿此二者耗之端也其一則可傷而其一不論

可也一曰平安無事二曰編捨有紀此二者登之端

也其一則可喜而其一亦不論可也夫以唐高祖太

宗之盛豈不過於隋而戶口之數反不及之豈有他

哉蓋自晉之東中原版蕩離而為南北者二百餘年  
其間互相侵伐大戰不過數四而其國之亡多出傳  
禪至於合之於隋非一朝夕之積而無鄉者拏爭紛  
奪百戰不休之苦與漢唐初興其勢自異此其所以  
盛者一也又其時人多避役依於豪室高頴覩流冗  
之病建輸籍之法通鑑時民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  
山東乘北齊之弊政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  
偽猶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  
遠配大功以下皆折籍以防欺隱于是計帳得新附  
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  
以推較請為輸籍法徧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  
容諸州調物每歲輸長安者相屬不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夫人知  
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廼蒙輕  
減之租丞庶懷惠人俗康阜此其所以盛者二也太

宗之興環區域內皆為盜藪內剗外除十死八九其  
耗一也安集之始事尚濶疏隱冒之弊理容有之宇  
文融一旦根括至八十餘萬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  
調法于天下然是時天  
下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擅  
田逃戶自占者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  
戶八十餘萬田是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是亦其  
積使然此其耗二也蓋其死亡十之八九而其隱匿  
居百之一二由此言之又何怪戶口之不如隋哉人  
君承凋廢之後要以極力撫摩躋之富貴而戶口之  
登耗不足以為政治優劣而隋戶口之盛蘇氏嘗以  
策進士請以是對好

役里正為古人所重自唐來何輕之極

自漢至唐天下困於役久矣所謂役者征戍是也非  
 今之所謂役唐歲役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則日為  
 絹二尺是為一疋有半爾果如是亦何不便於役哉  
 而唐睿宗為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  
 納資以隸軍則其苦於征役至于如此豈其二十日  
 之役與夫一疋有半之絹為足較其利害哉則唐征  
 戍役為重而為里正者既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  
 甫詩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蓋沒齒  
 於邊戍而里正科之往爾嘗攷歷代之制自成周比  
 閭之長周制五比為閭閭有長曰閭師以中士二人為之至漢而有亭長有  
 三老嗇夫游徼皆有秩食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郡所署秩百石掌一

鄉一鄉戶五千則署鄉小者置鄉嗇夫一人主民善  
 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定其差品三老掌  
 教化游徼掌巡徼亭長禁賊注皆牛食風俗通云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至後魏而創  
 三長之制皆復徭役三載無愆則陟用之通鑑齊武紀永明四  
 年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隱冒三十五家  
 始為一戶內秘書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  
 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  
 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三載無過則升  
 一等書奏詔百官議鄭羲等皆以為不可至隋為州  
 文明太后悅之二月初于是乃立三長舊周齊州郡縣職自  
 縣鄉官皆吏部除授隋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  
 令自調俾共理時事至是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  
 置品官更皆吏部除授每歲課殿最刺吏縣令三年  
 一遷後并罷州縣鄉官又至唐而為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  
 白丁清幹者與者年平謹者為之通典唐百戶為里  
 為鄉置鄉老一人以者年平謹者充補之亦曰父老  
 又鄉党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正縣選勳官六品

漢唐事錄卷之八 五  
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之 至太極元年年九十以

其次為方正並免其課役 上者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其次授州司馬縣令

丞有差通典先天六年初令老人九十以下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八十以上版授州司馬綠

衣本笏天寶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授縣令斯為過矣物極則返

自是而後其選浸輕焉睿宗時韓琬言往者學生佐

史里正方正每一員闕擬者輒十人今當選者亡匿

以免本傳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書云云往選司從

容有禮如合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

至今交罷執符紛競以校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

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錙積粟相誇今匿賞示羸以相

尚往則朝獻歛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

差勒合宗逃亡往倉儲盈羨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

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

連遂成游人云云書人不報又通典景雲二年上書

云云頃年差人然則里正之為差役其始于是乎琬

以充猶致亡逸

之言與學生為對其時猶未輕也嗟夫自三代至唐

幾三千年而歷代重之猶一日自景雲接于宋朝二

百餘年爾而謂之保正者其僇辱與僕卒等吁何以

傳之未久而變之如是之亟耶且今世幸而無徭戍

之役而所謂差役者乃歸之保正是前世所貴重者

而辱之為役無能講求其故何哉誠不能如古而使

為之殺其僇辱之等不亦可乎

東南財賦詳考增賦數目次第因襲劉晏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

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

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歲

賦百緡後集六



不過取十千而止且如李翱平賦之說粟十石帛五疋為授田百畝之常賦此豈十千所能辨倘有他租入通率計之當猶儉於什一是亦未為重賦也按唐制舒州戶數三萬有畸志舒州三萬五千三百獨孤及與處士楊賁言其戶數與志相當而云稅數三千萬貫是戶以十千為率猶不及也惟道州戶籍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一地理志序而元結表云舊有四萬被賊以來不滿四千而歲供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貫係配率之數乞行蠲免朝廷從之所謂率之數其州曾被西原賊破之餘籍存而戶亡者言耳而以四千見存之戶取其四萬緡有更是戶以十千為率也

自大歷至建中蓋二十年而楊炎作兩稅法按比主

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歛錢得二千五十餘

萬緡以供外九百八十餘萬緡以供京師見食貨志即以

戶率亦不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為

率食貨志陸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畧有六

其一曰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當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二豈其欺

楊炎哉自是二十餘年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

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

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通鑑憲宗紀元

和二年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

邠寧振武河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  
 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  
 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如上云云比天寶稅戶  
 四分減三天子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  
 寶二分增一大率三戶資一兵其  
 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當時戶口耗滅如  
 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  
 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正額三分之一此其增重  
 可知矣蓋至是求其及於什一之中而不可得此李  
 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  
 陸龜蒙此言殆發于咸通間也故元和憲宗視大歷建  
 中德宗而重咸通懿宗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  
 取其盈則其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待唐末年而後  
 甚哉坐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

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掩矣鹽法在元和第羈縻  
 而已劉晏事見府兵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  
而已而巳皇甫湜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至穆宗  
 時張叔平議榷弊請糶鹽可以富國於此既無所利則民  
 賦必有所增雖裴度李絳為相而不能止度傳度封  
知政事程昇皇甫湜以言財賦得幸俄宰相三上書  
以為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卒為程昇所構又  
絳傳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李絳誅憲宗輦取其貲  
絳諫願賜本道代貧民租稅制可又言方鎮進獻等  
事憲宗曰疾風知勁草卿然則如劉晏者豈可少哉  
當知之矣進中書舍人

漢唐事箋後集卷八



是書前集十二卷後集八卷得鈔本於 阮芸臺  
尙書檢

本朝四庫書目未著錄蓋採訪者偶佚之也按盱黎  
為今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以盱水黎水合稱其書  
則至正元年盱江南憲謝升孫子順父序曾見南  
海葉雲谷郎中元人羣英書義八卷亦謝子順序  
此書稱刻於至正元年羣英書義稱刻於至正七  
年是朱禮為吾盱新城人其科名當在元至正前  
意江西通志中必載之惜嶺外無此志可考也道  
光元年來主端溪書院謀欲付刻前肇羅道調督  
糧道今按察司山陰 李公滢見之喜是書有關

治術有益史學命順德門人孝廉書院監院黃君

尤恂校正卽出貲鏤板廣布流傳適府佐湯公

良駟亦新城人喜前代鄉先哲著述得存願附名於

未出白金三鏤印行皆盛意也不敢沒人之善爲

備述於此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南城胡森識



